光阴故事 □梁绩科

枪声伴我度童年

可以说，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营房和靶场上度过的。

我们村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驻军。据父亲讲，驻军是陆军海战部队的一个榴弹炮营，营长王子仪是临朐人，人极好。待我记事后，营房已颇具规模，一排排整齐的苏式标准营舍掩映在高大的加拿大杨树林中，从外面很难发现。最南排有一座很大的食堂兼礼堂，最北排是家属住宅区，低矮的院墙与漆成绿色的木门将一排长长的营舍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庭院。东侧建有一排猪舍，西南方则开辟出一片菜地。营舍西边则是一块占地30多亩的大操场，是军队日常训练和放电影的地方。

每年新兵入伍，不管什么兵种，都要到教导队驻训3个月，练站姿、走队列、学习投弹、操枪瞄准、三姿射击，样样都要操练。驻军人数时有变化，少时一个连，多时一个营，营舍不够用时，他们就住村里的房子。军种也不同，多是步兵，有时也有炮兵、坦克兵、司号兵等，我还见过往来送信的骑兵。

临近营房的小卖部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操着南腔北调的士兵，时不时会过来买些牙膏、肥皂、毛巾等日用品。

驻军带给村民的最大益处无疑就是看电影了。平常是一周放映一次，有重大军事活动时，会连续放映四五天。有些片子，县城里的影院还没有放映，已经被我们先睹为快了。

电影正式放映之前，看电影的不同单位间都会进行拉歌。歌声、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大开眼界。有时还会放一些新闻简报、“三防”“地道战”等军事科教片，让我们洞悉了外面的世界与武器的威力。

有驻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到营房玩耍，到营房外的垃圾场找寻一些部队换防时扔掉的稀罕物，像牙膏皮、暖水袋、子弹壳等。有一次，我在营房外的玉米地里捡到一小布袋的铜弹壳，交给父亲，在公社废品收购站卖了7角钱。有时还能捡到卷成卷的牙膏皮，大多是铅或铝所制，属于可回收物。一个牙膏皮可到商店里换3个伊拉克榔枣，那可是那个年代少见的进口货。

新兵训练结束，到了验收训练成果阶段，队列、投弹、打靶等科目考核轮番进行。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看的是实弹打靶。组织一次实弹打靶着实不易。首先要在靶场最高的山顶处插一面红旗，作为标志。山背面的路上布上流动哨，以免行人和车辆进入相关区域被流弹所伤。那位孩子与我兄长同龄、和蔼可亲的杨队长则亲自来到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面前，安排我们在靶场旁的地堰上整齐坐好，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乱动。

待一切准备就绪，打靶正式开始。十几位士兵一组，右手提枪，以队列方式依次走到供弹员身旁，领取弹药，再以碎步姿态快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听取指挥员的号令，卧倒、上弹、枪托抵肩、瞄准等动作一气呵成。随着一声哨响，枪声骤然响起，“啪、啪、啪”，弹壳随即弹出，10发子弹瞬间打完。然后起立、提枪，快速前移50米，以跪姿打10发子弹，又前移50米，再以站姿打10发子弹。三轮射击完毕，报靶员提靶来到队列面前，一一报出每位士兵的成绩，然后再糊上新的靶纸，开始下一轮的射击考核。

这样的打靶训练往往持续一上午。临近中午，士兵排队回营房，那满地的弹壳就成了我们疯抢的宝贝。大伙一拥而上，双手抓抢，一会工夫，弹壳就装满了口袋。

抢完了弹壳，我们还要拿着铁锹，到布满弹孔的山坡上挖掘子弹头。子弹头内有铅，回家用锤子敲出后，在火塘里熔化后，可做成鱼坠，也可做烟火枪，大人们则直接做成子弹打猎用。

一个夏夜，明月当空，凉风习习，我躺在炕上的蚊帐里，一边过着白天的电影，一边等着那迟迟不来的睡意。突然，一阵“嗒嗒嗒”的巨响似狂风扫过，直抵耳膜，震得窗户玻璃哗啦作响。不用说，那是部队正在进行重机枪夜间射击训练。再后来，我还见到过几位男女民兵，在射击台上进行迫击炮实弹发射训练。

那几年，我在靶场上收获了20多枚手榴弹、三抽屉子弹壳，还有几个弹梭。五年级毕业后，我出村上了联中，靶场上的枪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我也正式告别了我的童年。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不超过2000字。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街谈物语 □赵月亮

打卤面

烟台的打卤面，是不讲究卖相的。它不像苏式汤面的清淡柔和，一丝不苟地码着浇头，也不像成都小面那样浓油赤酱，还未入口，气势便先压人三分。烟台的打卤面是家常的，是敦厚的，是实实在在的。面条得是手擀的，粗细不一，装在粗瓷海碗里，浇一勺滚烫的卤子，堆得冒尖儿，定是要让人埋头苦吃的。

小时候，外婆总爱做打卤面给我吃。外婆的打卤面，是我对“丰盛”这个词最早的启蒙。猪肉片、四季豆丁、土豆丁、花蛤肉、鸡蛋花，熬成一勺浓稠的卤子，满满地浇在面条上。我跟外婆就在院子里支张小桌儿坐着吃。我把脸埋进碗里，面条筋道、卤子咸鲜、花蛤清甜，不大会儿，一整碗面条就呼噜噜地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到胃里。外婆撑着桌沿儿，枯瘦的手托着腮，笑容全堆在眼角的褶皱里。吃饱收桌后，外婆会静静地坐在我旁边，不怎么讲话，只时不时地伸手捋一捋我额前被风吹散的碎发。风是从海边来的，带着些咸，带着点凉，从院墙外头那爬墙的月季缝隙里钻进来，舒坦极了。这时候天边还剩最后一丝霞光，淡淡的。院里的三角梅簌簌地摇着它的叶子，偶尔有一两只小猫跳上墙头，慢悠悠地溜达。小小的我觉得，世界就这么大，大到刚好装进这个院子里。

长大后，我去了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吃了好多种面。老北京的炸酱面于我而言太咸；上海的大排面倒也好吃，就是甜得发腻；兰州的牛肉面鲜则鲜矣，却总似缺了点什么。后来我才琢磨明白，外边儿的面总是缺少那一勺家常的厚实滋味。烟台打卤面的卤子是匀芡的，是浓稠的，是能把所有的味道都牢牢锁在面条上的。就像烟台这座城市一样，情不溢于言表，却总能把人妥帖地包裹在温暖里。

外婆走后，我结束漂泊返乡定居，也学会了自己做打卤面，但是面条总也擀不好，没办法只好去市场买现压的。卤子倒是得了外婆的真传：猪肉要三肥七瘦，先下锅煸出猪油；花蛤要去早市买新鲜的，沙务必要吐干净；四季豆千万要最后放，才能留住那抹翠绿和脆生劲儿。

面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我变成了掌勺的人，吃下去的也不只有那碗面，还有从里暖到外，那股被接住的踏实感。就好似外婆对我说的：“乖乖，无论走了多远的路，历经了多少的风浪，只要能回到这间屋，吃下这碗面，日子就还过得下去。”

坐看云起 □刘志坚

偶遇，轻轻击中我

夏日黄昏，我在堂哥的旱稻田边，偶遇了成群结队的燕子。

燕子的翅膀一开、一合，暮色被它们剪开，又迅速在其身后合拢。燕子的动作那么快，快到几乎看不清每一只的轮廓，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影子，在金色的空气里穿梭来去。

它们在捉虫子。那些人类无法分辨的小飞虫，此刻正趁着黄昏凉意，在旱稻田的上空裹成了团儿，给燕子摆下了盛大的宴席。一只燕子俯冲下去，贴着稻尖掠过，又倏地拉起；另一只紧跟着俯冲、拉起，路线交错，却谁撞不到谁。整个天地像一张巨大的网，燕子则是来来回回织网的梭子，把橙红与碧绿织得密不透风。

落日刚刚下山，余晖缓缓铺过来，给整片稻田染上了蜜糖色。旱稻连片涌着浓绿，稻秆节节拔高，幼穗藏于叶鞘。热风拂过，绿浪轻摇，一波推着一波，推到田埂边就悄悄地停了。

那一刻突然觉得，我不是在看风景，而是误入了一幅正在被细细描摹的画。这幅画是活的——燕子是笔触，夕阳的余晖是颜料，旱稻田是画布，风则负责把颜色吹匀。我站在画框外静静旁观，连呼吸都嫌太重，怕惊扰了眼前这刚刚好的平衡。

不知道站了多久，燕子渐渐稀了，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去。可能是虫子少了，也可能是它们吃饱了。有的往村后的树林飞去，有的顺着河道飞远。天空空了出来，露出大片的玫瑰紫和鱼肚白。稻田的颜色也暗了下去，从蘸了蜜糖的绿变成深褐，像一盏被慢慢拧小的油灯。

当最后一缕光消失，田野彻底静下来。我转身往回走，步子比来时慢了。青蛙还没开始叫，虫鸣也才试探着响两声。远处谁家的烟囱飘出淡淡的炊烟，在半空中散成若有若无的一缕。推门进屋时，屋里正亮着灯。家人问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笑了一下，没说刚才偶遇了成群结队的燕子在稻田上空飞。

坐在灯下，我的心里慢慢浮起几许暖意。刚才那一幕，似乎不是偶遇的风景，倒像是故乡的天地特意为我推开的一扇窗——那些燕子、那片余晖、那阵热风，它们本可以随意地飞、随意地亮、随意地吹，可偏偏就在那个时辰，在那片故乡少有的旱稻田埂，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面前，像是馈赠。

我们一生会路过无数个黄昏，但每一个都是唯一的。遇见了，就好好收着吧。不必贪求永恒，不必惋惜稍纵即逝，只需在心底轻轻说一声谢谢——谢谢落日余晖肯为稻田镀金，谢谢燕子肯把飞翔借给眼睛，谢谢田野肯用寂静容纳喧嚣，更谢谢自己还活着，还柔软，还能被这样的美轻轻击中。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最深的珍惜不是攥紧不放，而是记得在每一次相遇之后，认真地感恩。哪怕只是一个燕子捉虫的黄昏，哪怕只是一片暮色、几缕炊烟，都值得我当作礼物，妥帖地安放在生命里。

因为所有的相遇，都是这个世界写给有心人的情书。而我，刚好读懂了。

心香一瓣 □潘云强

欢乐星期六

这日子一天天过的，不咸不淡，如同白开水。

今天是星期六，女儿女婿公休，上小学的外孙女也在家，全家人凑在一起。喜欢热闹的老伴，早在一周前就发出告示：中午焖大米，要求包括外孙女在内的全家人，每人都要做一个配菜。

倡议是老伴发的，自然要以身作则，她做的是炒大头菜。这个几乎占据大众菜谱头把交椅的菜，她做了大半辈子，用的也是老掉牙的规矩，即少油少盐，小火慢炒。我尝了尝，由于缺少辣椒这一灵魂，吃起来没滋没味。比起女儿大火急烹的油爆大头菜，口味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女儿打小就挑食。她挑的不是菜的种类，而是口味。不对味的，一口吐出来；对口味的，小脑袋像鸵鸟般深埋进碗里，吃得满脸是汗，飘飘欲仙。应该讲，挑食乃是处于初级阶段的食客们对食物不太友善的鉴赏与表达。

成年后的女儿对美食保持着很高的热情，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探索。特别在她怀孕那一阶段，为了让自己和肚里的孩子吃到美味，她对食品的研究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上班总抱着一本菜谱看，下班则买来各种食材试做。后来孩子出生，她的这一爱好也找到了重量级理由。只要听到有好吃的甜点或没吃过的菜肴，不是带孩子去一饱口福，就是买来各种食材，依样画葫芦地做。

女儿今天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如此普通的菜品，对于她这样有些文化与阅历、幻想将世界所有美食都一网打尽野心的中年职业女性来说，应该称为降维打击。每每谈起老伴为上学的她炒这道既营养又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鸡蛋时，她都感慨万分。她是吃妈妈这道菜长大的。此菜“妈妈味儿”最浓，地位远高于那些所谓的珍馐佳馔。在她远离家乡求学与谋生的日子里，亲手做一顿心中的“妈妈菜”，便可以缓解对家乡及父母的思念之情。很快，女儿那一盘红黄相间、滋润油亮的菜便做好了。

女婿做的是咖喱牛肉。这菜虽有点洋味，但早已进了国人的菜谱。因为主食是大米，他用的是可以浓汁浇饭的炖煮版：主料是新鲜牛肉、咖啡粉，辅料是切块的胡萝卜、土豆、洋葱，以及红酒、蛋清、高汤和香料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炖煮，一大碗暖色调的肉质酥软的咖啡风味的咖喱牛肉就诞生了。

我对营养丰富的三文鱼情有独钟。为此，我特意去超市买来两斤口感最佳的橙红色泽、纹路清晰的三文鱼排。我用的是香煎法，此法简单又能有效锁住水分。平底锅烧热后，将三文鱼皮朝下放入，小火煎4分钟，待表皮金黄，翻过来再煎两分钟，再加入黄油、蒜粒、迷迭香增香。侧面也可轻煎30秒，至内部呈淡粉色、九成熟便可，煎太久易使鱼肉变老。我自认为这盘香煎三文鱼至少可打80分：你看鱼的外观，边缘微微翘起，形态完整饱满，色泽鲜亮诱人；再说味道，鱼皮焦香干脆，鱼肉细腻软嫩，多汁弹牙，令人口舌生香。

外孙女准备做的是一款当前最火的具有减脂效果的“网红菜”——酸奶水果沙拉。进屋后，姥姥问，你怎么还不开始做？她有些故弄玄虚地说：姥姥，我早做好了。说罢，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天哪，怪不得她不着急，原来小姑娘画了一幅水果沙拉画：偌大的盘子的里边放满了苹果、草莓、猕猴桃、蓝莓、圣女果、西柚等，水果有大有小、有肥有瘦，有的艳丽，有的黯淡，所有大水果都切成果条置于盘中，有种画家们所推崇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意境与韵味。我们虽为孩子没做一道真正的沙拉感到失落，但更愿意相信一个9岁孩子充满想象的创意带给大人的那种超级惊喜与冲击力。

老伴提议再做个海参鲍鱼汤，四菜一汤，四平八稳，这样比较讲究。海参鲍鱼汤是我家的传统菜，加上其他辅助食材，此汤菜在胶东也叫全家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道盛在一个青花大海碗里、颇具胶东风味的海参鲍鱼汤端上了桌，随即，那股黏稠而带有浓郁胶感的味道扑鼻而来。其亮眼之处有两点：一是在海参和鲍鱼的除腥上下足功夫，确保了汤汁的鲜美；二是女儿提前将海参进行了处理与泡发，从而让这些黑不溜秋、浑身带刺的小家伙个个挺胸凸肚，Q弹饱满。一盘海参鲍鱼汤大功告成，望着卷曲如花的米色鲍鱼和一个个通体黝黑的海参，我心中不免生出黑白二龙相戏的诗意，心中亦平添了些许豪横之气。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星期六，三代人同台献技，笑声不断，让似水年华里的亲情更具欢乐色彩。

心灵微品 □冷大川

昔日乡村的夏日趣事

一连几天的大雨过后，街巷屋檐下的渠道里，水流潺潺。孩子们三五个凑在一起，光着屁股，赤着脚丫，用手脚将淤泥堆起来，形成一道道小坝堤，积起一湾一湾的水，偶尔还有几条小鱼、小虾在水中窜动。

以前，到大河流里洗澡是孩子们的最爱。平日里，只要不是下暴雨、发洪水，家长是不干涉孩子们到河里洗澡的。夏天，越是烈日当空，洗澡的人越多。孩子们将头没入水中，比赛“憋气”；站在河岸高处，比赛跳水。

河里鱼特别多，也有螃蟹和虾。贴河底游动的是麦穗鱼；掀开石块，拨开水草，会看到泥鳅扭动着身子；有时还能见到鳝鱼；成群结队在水中游来穿去的是白条鱼；鲫鱼也很多，大都藏在河岸边的草丛和泥洞里。

大孩子常用网来捕鱼，也有用盆的。拿一块布将盆口盖住，留个一洞口，供鱼进出。盆里撒上炒香的麦麸或带着香味的馒头、饼子作诱饵。小孩子则选择浅水区，联手将鱼群驱赶到河边，再用瓢、盆舀出来，或干脆用手捧出来，最后一起提战利品回家。

到了村口，大家便将鱼平分，每人十几条，大小都有。如果不值得分，便会一起来到某一个孩子家。这家大人一定是对孩子依顺、宠惯的那种。他们或油炸，或爆炒，将这些鱼做成美味，让孩子们美美地饱食一顿。

如果刚下过一场透雨，三三两两的孩子便会来到丛林里，扣扣这儿、挖挖那儿，或拨拉拨拉草丛，再瞅几眼树干。他们在寻找蠭螬鬼（方言，知了猴）。有的蠭螬鬼还藏在洞穴，有的已爬上枝头，还有的已脱去外衣，正在蜕化成蝉。

晌午头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孩子走来窜去。有的扛着长长的竹竿，有的手中拿着面筋，有的手中拿着布袋、瓶子。这是在粘蠭螬（知了）。他们不时用脏兮兮的小手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脸上也挂上了一道道灰杠杠。杆子够不到的时候，他们便叨念着“蠭螬蠭螬往下退，下面有个碓砧碓；蠭螬蠭螬往上上，上面有个屎壳螂。”伴随着孩子们甜津津的话语和期待的目光，蠭螬真的慢慢地往下移动了。

夜晚时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吃罢晚饭，有的大人耐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会领着他们到树下烧蠭螬。火燃烧起来，照亮了周边，映红了天空。这时，大人会赶紧到这棵大树下踹几脚，到那棵小树旁摇几下。随着树的晃动，蠭螬即刻“哇哇”地扑棱着翅膀争相往火堆的亮处飞窜，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瞬间有香气弥散出来。大人来到火堆旁，用木棍翻动着火焰，将烧过的蠭螬一一拨拉出来，分给孩子们。他们狼吞虎咽，品味着这难得的美味。

雨后捡“水牛”（一种红褐色野生昆虫，表皮硬实，外翅呈硬壳状，有两颗月牙形状的獠牙）也是一件趣事。天刚蒙蒙亮，山村崎岖的小道湿漉漉的，经雨水冲洗过的野草斜卧着，踩上去软绵绵的，甚是舒服。人们顺着山间小路，瞅着堰坡沟渠，寻找“水牛”的身影。

捡拾“水牛”，动作要快，否则它会钻到别的草丛里，还要谨防被它们咬伤。

被抓住的“水牛”是极不安稳的。它们不停地在装它们的葫芦里抖动，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孩子们不时将葫芦晃动一下，然后又将耳朵贴在上面。他们是在探究什么呢？

故乡的夏日，热烈、奔放，充满无尽的乐趣。